

種一十五百一第書叢小科百

甫杜與白李

著華東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百 科 小 叢 書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種

李
白
與
杜
甫

傅 東 華 著
編 輯 主 幹 王 岫 廬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科小叢書
李太白與杜甫

第三十組第一冊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初版

輯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本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者兼幹

傅東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所

王岫 盧華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Universal Library, No. 151
LI PO AND TU FU

By
T. W. Fu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Oct., 1927

Price for each Series of 12 Volumes
of the Universal Library, \$1.50

Price for this Volume, \$0.20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要研究一個人和他的作品，大概有兩種功夫可用：一是考證的功夫，一是批評的功夫。——前者屬於歷史的研究，後者屬於文學的研究；本書的性質即屬於後者。

關於李杜生平的事蹟，經自來箋註家和年譜家的一番爬搜抉剔，雖尚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但似乎已再沒有考證的功夫可用。所以本書對於這一方面，並沒有新鮮的貢獻。

本書的目的，在試以一種新的方法來解釋比較李杜的作品，希望讀者容易了解他們的性質和異同，並希望他們能用類此的方法去研究別的詩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編者，於上海。

目錄

- 一 詩的兩條大路……………一
- 二 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三
- 三 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一〇
- 四 「歸來桃花巖」與「快意八九年」……………一八
- 五 居長安的經驗不同……………二四
- 六 人生觀的根本差異……………三二
- 七 同時代的不同反映……………四九
- 八 晚年的不幸相彷彿……………六三

九 兩詩人的共同命運——客死……………七六

十 從純藝術的觀點一瞥……………八一

李白與杜甫

一 詩的兩條大路

詩的派別不同，有如詩人的面目：決沒有兩個詩人的面目是完全相同的，也決沒有兩個詩人的歌唱是完全共鳴的。然而在這樣的千差萬別之中，我們仍可以見出詩人所走的實不外兩條大路。

詩人不外以個人爲本位和以外物爲本位兩種：前者，批評家謂之主觀的詩人；後者，謂之客觀的詩人。客觀的外物是有限制的；所以客觀的詩人，無論氣性上、藝術上如何差異，他們的作品，總不外是外物的反映——逃不出現實的範圍的。主觀的詩人不然：因爲個人的想像境界是可

以自由創造不受限制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隨作者個人的氣性，而表現各種超出現實的境界。

但這種派別的區分，並不就是品行優劣的標準。主觀的詩人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客觀的詩人也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古今中外的不朽文壇上，這兩派的詩人各有代表，我們不能說那一派的價值在那一派之上。

至於自來詩人之所以分走這兩條大路，一半是先天的關係，如遺傳性、本人的氣質等；又一半是後天的關係，如教育、境遇、遭際、時代等。而氣候、地帶的關係也頗不少：大概北方以客觀的詩人居多，南方以主觀的詩人居多。所以在歐洲、北歐——如斯干的那維亞及俄國——常產客觀的詩人，南歐——如意大利——常產生主觀的詩人。

在中國古代，北方文學國風的作者，大都是客觀的詩人；南方文學楚辭的作者，完全是主觀

的詩人。

中古詩壇的兩個第一流作者——李白和杜甫——雖沒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區別，但以別種原因，前者成爲主觀詩人的代表，後者成爲客觀詩人的代表；分道揚鑣，各自佔有詩壇上永久的地位。

二 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

宋祈的新唐書杜甫傳云：「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可見李杜的名字，在當時便已並稱的。後來的批評家因把二人作種種的比較，並且品評他們的優劣。我們將這些批評歸納起來，大概可分爲三派：第一派是右杜黜李的，如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¹

①元稹的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敘。

同時的詩人白居易也屬於這一派，他說——

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覲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

②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又如宋朝的葛立方竟說——

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¹

①見韻語陽秋。

第二派是賞愛李白而不悅杜甫的。如宋之楊億，不喜杜詩，謂之爲「村夫子」。²歐陽修亦然。³如明之楊慎論太白之荊州歌，謂——

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⁴

②見所著武夷新集。

③中山詩話云：「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羣飛揚，爲感動也。」

④見楊升菴外集。

李白與杜甫

又云——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病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¹

①見楊升庵外集。

這雖只是列舉的論調，但他的右李黜杜，已是顯然。至於王穉登，便直說——

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²

②見所作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軒輊之意，益發明顯了。

這樣品騰高下的批評，大概都是憑着批評家個人的趣味的；我們若不承認個人的趣味爲可靠的批評標準，那末對於上面這兩派的論調也就不能有所左右袒。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持模稜兩可的態度，是說我們應該根本否認這種批評的成立：因爲凡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我們只能辨別牠們的差異，而不能品評牠們的優劣。譬如音樂，有高抗激昂之音，有沉鬱悲涼之調，當然各有各的好壞，各有各的價值；我們若必憑着自己的趣味而論其孰優孰劣，那豈不是無謂嗎？

第三派的批評家，則於李杜無所軒輊；如唐代的韓愈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戲，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也。
①調張籍詩。滄隱叢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爲微之發也。」

他以為李白在李白的立場爲第一流，杜甫在杜甫的立場爲第一流：此論實最得體。又如清代的乾隆帝，也主張李杜無可軒輊，他說——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大成，爲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先古一人也。

又說——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恣縱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

更說明所以「同」的地方道——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托之歌謠，反覆慨嘆，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攝六朝之菁

華，掃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

①見唐宋詩醇序。

我們看他這段議論，覺得他對於李杜無所軒輊的態度是可尊重的；可惜他既知其異，而又必指出「忠愛之志」，「篤於君上」一點，認為「同歸」之處，那就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了。而且他論兩人的異點，雖亦未嘗不有些道着，却仍舊只是一方面的觀察，而又沒有說出所以然來。我們若要精密比較李杜的異同，就須從各方面——例如他們的氣質，境遇，遭際等等——加以觀察；這樣觀察的結果，我們若只見其異，而不見其同，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既「殊塗」了，不必一定要「同歸」的，而況他們已經有所不能不同的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是相同的；他們在中國詩壇上所享的名譽是相同的。

三 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

我們相信一個人的作品和別一人的作品所以不同，完全繫於作者的人格。我們又相信作者的人格所以彼此差別，先天的遺傳性實有很大影響。我們現在且先就這一點來看李杜二人的異同。

李白的族人李陽冰所作草堂集序云——

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始，逃歸於蜀。

宋祈的新唐書李白傳亦云——

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

范傳正的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又云——

父客，因逋其邑遂以客爲名。

如是，他的近祖和生身之父，都是改名易姓的犯罪者了。我們若根本不信遺傳性對於一個人的性格有什麼影響則已，果信其有，那末就不能不承認李白本人「少任俠，嘗手刃數人」的行爲便是受遺傳的影響。大抵犯罪的行爲，不外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表現。這種變態心理的方式至不一；其在李白，則因稟受這種變態心理的遺傳，而遂形成他的「瓌奇宏廓，拔俗無類，慷慨自負，不拘常調」的性格。而且他的祖先自隋末（約西元六一七年）徙居西域，至神龍初（西元七〇五年）始逃還，其間相隔將近百年，至少已歷兩代。這樣與異族的風俗日相渲染，而與中原的文化久相隔絕，以遺傳的關係解，似乎於李白的性情也不無影響。

①見魏顯的李翰林集序。

②范傳正的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